

明歌者張麗人《蓮香集》 版本考論*

徐晉如

提 要

廣東文獻之秘籍《蓮香集》，四百年來為世所重，而版本流傳之序，各家之說多有未安。本文考出本書凡經三刻，曰隆武原刻本、乾隆重刻本、道光復刻本。隆武原刻、道光復刻本均已佚，乾隆重刻本又分人名不缺之初印本及鏟削去部分人名之後印本，今惟後印本存世。本文據胡文楷鈔本確定乾隆重刻初印本之原貌，又比較談月色鈔本及三種後印補字本，而推得道光復刻本之大體面目。復據書中內證及陳蘭芝增輯《嶺海名勝記》，推測出隆武原刻本編排次序與乾隆重刻本不同。最後揭示梁麟生父子重新編刻《蓮香集》，意在闡揚明末廣東義烈，表彰南園詩社“文章忠孝兩臻絕”之文化精神，並指出本書在乾隆、道光時的兩次重刊，廣東文士為保存文獻而委曲求全，實具反抗清代文化鉗制之意義。

關鍵詞：張喬 梁麟生 《蓮香集》 版本

* 2018 年度《廣州大典》與廣州歷史文化研究立項課題《〈蓮香集〉校注及張喬資料彙編》，批准編號 2018GZY21。2019 年度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立項課題《明歌者張麗人〈蓮香集〉校注》，立項號 1918。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 2020 年度嶺南文化項目《張喬百花冢的歷史文化研究》，立項號 GD20LN24。

一、引言

《蓮香集》向稱廣東文獻之秘籍。南明隆武元年(1645)乙酉歲末,番禺彭孟陽“爲麗人張二喬輯其遺稿,暨諸名流流連傷悼之什”,¹哀成一帙,是爲本書最初之本。(下簡稱隆武本)但清初屈大均編《廣東文選》,遍搜未得。²乾隆間順德梁麟生藥房偶購得之,寢食必偕。將死,囑其子曰:“必以殉我。”³自後隆武本不見於公私著錄。

彭孟陽本名日禎,⁴廣東番禺鍾村人。清代避雍正嫌名,或寫作日貞,或寫作日正。乾隆《番禺縣誌》載其生平及輯《蓮香集》⁵事:

中原盜起,嶺外頗安,仕家子弟,多跌宕自喜,戚党相會,座半衣冠,宏獎風流。裙屐少年,多適興於詩酒絲竹。會陳子壯放歸,主盟詞壇,里閭才俊,多歸席下。孟陽與黎遂球、梁朝鐘、黃聖年、李貞、區叔永、王應莘、黎邦城、王邦畿、鄺露、蘇興喬、梁佑遠以文藝相征逐,子壯皆引重之。爾時濠畔朱樓,麗人雲集,獨秀先者惟張喬。孟陽益放情作達,集諸人爲文酒之遊。孟陽最匿喬,喬亦依麗之。孟陽與遂球輩雖狹斜遊,而平日以氣節自許。國變後,士大夫平日好議者,往往多敗節。乙酉,大兵已平江南,閩粵一隅危累卵。建牙擁笏者,無北顧憂,群泄泄也。孟陽既憂之,與遂球輩以忠憤相感厲。會烽火漸逼,孟陽將從戎扶義,時喬已前死,乃葬喬。爲文告墓……且哀喬詩及己弔喬詩爲《蓮香集》。遂球題

- 1 梁鈺:《重刻蓮香集序》,《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冊16(總冊433),頁147。
- 2 羅天尺:《五山誌林》卷2“《蓮香集》殉葬”,《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輯子部小說類,冊1(總冊401),頁444。
- 3 同上注。
- 4 據黎遂球:《歌者二喬張麗人墓誌銘》拓本(南明弘光元年刻石,今藏廣東省博物館)。
- 5 同書卷之十九《書目·明》,著錄“《蓮花集》,彭孟陽撰”,當係《蓮香集》之誤。任果等纂修:《番禺縣誌》(乾隆三十九年)卷19《書目·明》,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廣東府州縣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冊3,頁548。

云：“忠臣孝子，無非鍾情之至。……彭子鍾情人也，其詩如此。”⁶ 遂球以此激勵孟陽，孟陽亦告喬墓，有請纓之志。明年遂球提兵逾嶺援贛州，殉難。擁戴議起，孟陽知無成，乃與子歸隱鍾山不復出。⁶

《番禺縣誌》由任果、常德主修，檀萃、凌魚纂修，成書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當時文網綦密，原版頗多抽板、鏟削之處。上文加框之人名，原皆遭鏟削，據道光二十九年（1849）崔弼編、陳際清輯《二山合志》卷三十六《志閩閣·張喬》補足。⁷ “且哀喬詩及己弔喬詩為《蓮香集》”，《二山合志》及九龍真逸（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作“復哀喬詩及諸人弔喬詩為《蓮香集》”。⁸ 《蓮香集》中憑弔張喬之詩，作者實繁，固不止彭孟陽一人也。黎遂球在贛州抗清失敗，脅中三矢，與弟遂琪、僕盧從贊、梁義、陳廣金等三十餘人同日戰死；王邦畿曾往肇慶依桂王，國亡後禮釋函呈於雷峰，名今吼，字說作；鄭露子鴻先於抗清鬥爭中殉難，本人又於廣州城破日不屈而死，三家書均入清代禁燬書目。清兵入廣州，梁朝鐘不肯雜髮，身被三刃而死。其《喻園集》雖不入禁燬書目，要亦與黎、王、鄭等，同為清廷所忌。故《縣誌》版成後，諸公姓名，皆遭鏟削。

張喬字喬媿，又作喬倩，號二喬，生於明萬曆四十三年乙卯（1615），卒於崇禎六年癸酉（1633），為年僅十九。生平事蹟見諸《蓮香集》中陳上善撰《張麗人紀略》、黎遂球撰《歌者張麗人墓誌銘》及彭日禎撰《徵詩短引》、《誅文》等篇。鈕琇《觚賸·吳觚》亦載其事，曰《張麗人傳》，嶺北人士知有張麗人，多緣是書。喬為人孤高忤俗，不屈於勢，不屑於周旋，金夫豪客，百計買其心不得，而獨親文士，生前常預廣州文士文酒之會，與陳子壯、黎遂球、李雲龍、鄭露、陳子升、黃聖年諸君子相交好，尤與彭孟陽最契，隱有終焉之意，不幸早逝。因未得合適墓

6 任果等纂修：《番禺縣誌》（乾隆三十九年）卷之十五《人物八·彭孟陽》。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廣東府州縣誌》，冊3，頁306—307。

7 崔弼編，陳際清輯：《白雲越秀二山合誌》，《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三十四輯史部地理類，冊13（總冊222），頁259—260。

8 九龍真逸：《勝朝粵東遺民錄》卷1《彭孟陽》，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遺逸類》（5）（臺北：臺灣明文書局，1985年），冊70，頁120。

地,直至南明弘光元年(1645)閏六月廿六日丙午,⁹時喬已逝十二年,纔得落葬。葬時諸名士暨送者百數十人,下至緇黃,人詩一章、植花一本以表之,號花冢。入清後,漸稱作百花冢,為廣州名勝。清初至民國,文人憑弔題詠不絕。抗日戰爭後,陵遷谷變,百花冢已深藏白雲山中,有待尋訪,但冢前所謂“妝臺石”者,猶巋然尚存於廣州梅花園,上鐫彭孟陽題“穩心”“護花惜福,掬水口源”等字,仍灼焉可辨。

彭孟陽編成《蓮香集》,不僅為保存張喬作品,寄託哀思,更藉以砥勵氣節,鼓舞友朋,戮力抗清。正因《蓮香集》不止見名士傾城相悅之情,尤昭彰乾坤板蕩之際,彭孟陽、黎遂球諸廣州文士之英風義烈,此書纔在四百年間,為世所重。

長期以來,學者將彭孟陽初刻《蓮香集》稱作弘光本,如汪兆鏞謂:“《蓮香集》刻於明宏光元年,彭孟陽為二喬營治百花冢之後。”¹⁰古直曰:“《蓮香集》編刻於明弘光元年乙酉冬,故梁漸子序末署云:‘乙酉除夕前三日,懶禪道人梁佑達題并書。’”¹¹黃蔭普亦曰:“集原刻於宏光元年(一六四五)冬季”,¹²其實自當年閏六月二十七日,南明已改元隆武,故宜稱是書曰隆武本。且明遺民順德人黎景義《二九居集選》卷七有《黎美周私傳》,引黎遂球為《蓮香集》所作《題辭》,明載該文作於“隆武元年除夕”,¹³景義與黎遂球、梁朝鐘、陳邦彥、陳子壯、張家玉諸烈士皆相友,所載當甚可靠,故“隆武元年除夕”(1646年2月15日)應為本書最後編定之時。考廣州之陷清,時在南明隆武二年丙戌(1646)十二月。隆武既在福州為清貝勒所殺,¹⁴其弟唐王聿錡在廣州稱帝,年號紹武。紹武在位二月廣州陷,即為李成棟所殺。¹⁵本書刻印當始於弘光元年閏六月營

9 黎遂球:《歌者二喬張麗人墓誌銘》拓本。

10 《蓮香集》(汪兆鏞題詞,潘飛聲、葉恭綽遞藏。廣州: 乾隆三十年重刻本,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卷首。

11 古直:《明張喬百花冢資料輯略》十(廣州: 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印,1954年),頁9。

12 黃宇庭:《蓮香集與百花冢》,《藝林叢錄》第三編(香港: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62年),頁120。

13 黎景義:《二九居集選》卷7,《四庫禁燬書叢刊》集16(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7年),頁661。

14 計六奇:《明季南略》(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頁329。

15 同上注,頁338。

花冢後，至隆武元年歲末已大體完成，至遲隆武二年（1646）歲初殺青。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謂為“隆武乙酉刊本，乾隆乙酉重刊”，¹⁶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曰“明隆武乙酉刊本，乾隆三十年乙酉順德梁鈞重刊本”，¹⁷皆甚確。

二、《蓮香集》存世刻本述略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順德梁鈞重刻《蓮香集》。此本有初印本與後印本之別。後印本多處空白，因原版上黎美周、鄭露、屈翁山等名俱皆鏟去，有學者以為，“考黎、屈二人於乾隆修四庫全書時皆在禁燬之列，故此本當印於乾隆末年”。¹⁸今按乾隆三十九年，南海、番禺二縣在屈氏族孫屈稔澣、屈昭泗家查得《翁山文外》，大學士仍管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保欲辦成大案，竟擬將稔澣、昭泗斬立決，¹⁹雖然乾隆下諭二人不必治罪，但仍重申“如有詆毀本朝字句必應削板焚篇，杜遏邪說，勿使貽惑後世”“現在各省如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書急宜及早交出”，²⁰當時粵垣必風聲鶴唳，版上削去黎、鄭、屈諸名，應即於此時。

筆者所見本書刻本計十三部，皆乾隆重刻後印之本。除一部為私人所藏，其餘十二部，分藏國家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廣東省博物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香港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圖書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機構。

乾隆重刻後印本高 282 mm，闊 145 mm，框高 171 mm，闊 126 mm。每半葉為框，版心處不相連；8 行 18 字，寫刻，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版心上鐫“蓮香集”，中鐫類目名稱、卷次，下鐫葉碼。內封葉三欄，中欄為書名，右欄“乾隆

16 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北京：商務印書館，1941 年），頁 21。

17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明代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159。

18 佚名：《UBC 藏本〈蓮香集〉提要》。<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ode-uQEACAAJ&dq=蓮香集&hl=en&sa=X&ved=0ahUKEwjM7aa-hMbjAhUmQhUIHXHeDVC-Q6AEIMjAD>。

19 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年），頁 132—133。

20 同上注，頁 135—136。



圖1 天津圖書館藏乾隆乙酉重刻後印本蓮香集書影

乙酉重鐫”，左欄“西城草堂藏版”。共分五卷：卷首依次為《重刻蓮香集序》、《重刻蓮香集總目》、《重刻蓮香集捐刻姓氏》；卷一為原序五篇、題辭一篇、紀略一篇、跋一篇、短引一篇、徵詩引一篇、墓誌銘一篇、誄文一篇、暨喬仙遺影、墓圖、山中捐植記（總目著為“捐植記”）；卷二為諸名流悼念張喬之作，計有懷仙志四十二首、梅坳題石三首、惻惻行九首、憶昔行十三首、雜詠五十五首；卷三為彭日禎悼亡諸作，曰惻惻吟一百首、小懷仙十首、和黎美周過張喬故居二首（總目中失錄）、幽芳記十六首；卷四係喬仙遺稿，計五古五首、七古三首、五律十九首、七律二十九首、五絕二十五首、六絕二首、七絕四十五首、詩餘四闕；卷五係梁鈺續編，有序一篇、

傳一篇、詩十八首。²¹ 全書分二冊裝訂，卷一至卷二在第一冊，卷三至卷五在第二冊。²²

梁鈺字澧隅，《順德縣誌（民國）卷三十二·雜誌》載：“《蓮香集》，為藥房子澧禹別寫精楷，藝林以比之《海雪集》，鏤刻工也。”²³ 然則梁鈺為麟生子，既以弘光原本《蓮香集》殉其父，又鈔存全書，並增輯續編為第五卷，有無改父道之意。

孫殿起《販書偶記續編》卷十八“蓮香集四卷續編一卷”條下云：“清東吳女士張喬撰，南越彭日貞編輯，無刻書朝代，約康熙乙酉精刊。”²⁴ 既誤張喬朝代，

21 《蓮香集》總目，《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冊16（總冊433），頁149。

22 國家圖書館、廣東省博物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本，均經襯紙重裝，分為四冊。

23 順德市地方誌辦公室點校：《順德縣誌清咸豐民國合訂本》（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912。

24 孫殿起：《販書偶記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92。

成書年代亦訛，顯因所見之本多遭蠹食，復疏於考訂。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集部附妓詩》著錄《蓮香集》，云該書卷五“附錄《蓮香集》殉葬佚事一則”，²⁵亦誤。今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黃蔭普先生所捐之乾隆重刻本《蓮香集》一部，²⁶卷首《重刻蓮香集總目》，於卷五“詩十八首”下，淡墨小字手寫：“附錄蓮香集殉葬佚事一則。”卷五正文後烏絲欄有損，當曾貼簽條，後以時日既久，簽條脫落。冼氏不知此係藏書家自補，非於乾隆重刻本外，別有一本也。

葉恭綽（遐庵）跋己藏乾隆乙酉重刻本《蓮香集》云：“此本余得之潘蘭史家，同時汪憬吾、徐信符各有一本，皆與此同。又滬上某君亦有一本，則黎美周、屈翁山諸名皆存，殆為此版之初印本，海內恐只有此四本矣。鄉邦文獻，不絕如縷，宜珍藏之。民國三十四年六月。”²⁷遐庵舊藏本得自潘飛聲家，後贈廣東省文物保管委員會，筆者於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僅見其複印本，原本或已為雅賊竊去；汪憬吾即汪兆鏞，舊藏《蓮香集》今歸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所藏《蓮香集》共四部，皆無南州書樓藏印，惟《中山圖書館採集南州書樓舊藏之書目》有南州書樓舊藏《蓮香集》，²⁸葉遐庵所見徐信符之藏本，或即在此四部中。

葉氏跋中“滬上某君”，係指陳運彰（蒙庵）。2012年8月18日，上海工美拍賣公司“2012夏季大型藝術品拍賣會古籍文獻專場”，曾上拍胡文楷鈔本《蓮香集》（下省稱胡鈔本），為友人宗旨先生拍得。胡鈔本於原書手寫上版之《重刻蓮香集序》、《喬仙遺影》、《墓圖》等頁，皆著意影摹，可見鈔時甚忠於原本。鈔本卷末鈔錄葉恭綽題陳氏藏本跋，判斷“此乃初印，故姓字皆存。而筆鋒棱角，神彩具足，尤為可寶”。又曰：“余前年自粵得二喬墓誌拓本，續得潘蘭史藏本，復承蒙庵道長以此本見示，頓發幽情，爰以二本互校，手錄所缺，期均成完

25 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頁21。

26 著錄於廣東省中山圖書館《黃蔭普先生捐贈“廣東文獻”書目》（中山：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1956年油印本），頁8。

27 葉恭綽：《清乾隆刻明張二喬蓮香集跋》，《矩園餘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74。

28 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番禺炎黃文化研究會編：《嶺嶠春秋——徐信符研究文獻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37。

璧。荏苒經歲始卒業。其二本悉缺者，以俟他日補亡。”²⁹既曰“姓字皆存”，則又何有夫“俟他日補亡”之“缺”？原來，此本卷一黎美周撰《題辭》，文末曰：“至若彭子，即此一片熱恨，已足為君父用。余所以望彭子出而運忠孝大節。彭子鍾情人也，其詩如此。”於文氣顯有未足，故遐翁判斷此本亦有闕文。又黎遂球所撰《歌者張麗人墓誌銘》，亦與墓誌拓本不全同，書中文字，實較拓本略少。今按《題辭》文末闕“其不負麗人而忍負君父乎彭子行矣”十五字。乾隆三十九年之《番禺縣誌》，卷之十五《人物八·彭孟陽》引黎遂球《題辭》，亦至“彭子鍾情人也，其詩如此”戛然而止。此《誌》中黎遂球、梁朝鐘、鄭露等人名，版成後始挖去，故知《誌》中彭孟陽傳，係照《蓮香集》乾隆初印本撰成，刻版時遂不缺人名，而前述十五字，初印本既未刻入，《誌》中亦告闕如。陳蒙庵藏本為乾隆重刻初印本，殆可無疑。

陳運彰藏本今已不知下落，幸得胡鈔本尚存天壤間，為保存乾隆初印本面目之珍本。葉恭綽舊藏本原書缺頁甚多，皆據陳運彰藏本補鈔，並在原本闕行缺字之頁，眉批出校，故此本亦為乾隆初印本所孳。以通行之乾隆重刻後印本，據胡鈔本補足闕字，即可得完備之乾隆重刻初印本，此本即筆者校注《蓮香集》之工作底本（下簡稱底本）。

另晚清民國時期畫家潘和（1873—1929）也曾藏乾隆乙酉初印本（下簡稱潘氏本）。是書為殘本，蔡守、談月色夫婦於1921年、1934年曾兩度借閱，其後即不見於私家著錄及公共圖書館收藏，恐早已亡佚。

乾隆重刻後印本當亦非僅印一次，以傳世各本，卷一或僅有瑞金賴俶摹《張麗人小影》（抱琴立像）及西城子題詩，見諸頁二十六；或多出黎萃堂光摹《喬仙遺象》（瓜棚理絃像）暨西厂子題詩（詩句與西城子題詩一致，字體亦近似），亦作頁二十六。其他一無所別。

迫於清廷高壓，乾隆後印本將黎遂球、鄭露等人姓名盡行刪削，但有些藏書家在獲致乾隆後印本後，各行各法，冀補足所缺之字，以成完璧。此類補字本，除葉恭綽舊藏本全據乾隆重刻初印本，可置不論，則有如下三種：

29 胡文楷鈔本《蓮香集》卷末，宗旨藏。

(1) 蒲阪書樓舊藏本(下文簡稱蒲阪本)

今藏 UBC 圖書館。本書係殘本而補鈔者，書中闕字，多經手補。此本原刻始自《重刻蓮香集捐刻姓氏》，前闕扉頁、《重刻蓮香集序》、《重刻蓮香集總目》計五頁，卷尾止於鈕琇《張麗人傳》“醒以語其母”一句，闕卷五之頁六至頁九。後來復補鈔至頁八羅天尺詩，此下陳統作端修、陳官子洪三詩未補。第二卷卷首自上而下，鈐有“民國庚辰”“蒲阪書樓”“姚鈞石藏書”“紫雲青華硯齋”朱文印。紫雲青華硯齋係梁汝洪齋號，此書當於西元 1940 年庚辰，由梁氏所獲，後歸姚鈞石蒲書樓皮藏。姚鈞石，廣州人，醫生、商人、慈善家，以姚氏始祖虞舜都於蒲阪，而營蒲阪書樓。1959 年，UBC 自澳門姚氏家族購得蒲阪書樓約 45 000 冊藏書，此書在焉。³⁰ 梁汝洪為近代廣東藏書家，生平難以詳考。

(2) 汪兆鏞舊藏本(下稱汪氏本)

今藏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該本曾經重裝補鈔，書高 263 mm，寬 153 mm，裝成四冊一函，與乾隆重刻本原分二冊不同。杜少牧謂彭孟陽所編《蓮香集》，“共四本，每本長十寸半闊六寸，厚半寸，(俱英尺計)卷首二十九頁，卷二三十四頁，卷三二十八頁，卷終四十二頁”，³¹其實彼所見為汪氏本。

本書原為盛景璿(季瑩)所偶得，乃請汪兆鏞題詩，汪為題詩八絕。詩成後，“同遊濂泉歸，把酒論詩，語及此，因謂寶劍宜贈烈士”，³²季瑩即以此書相贈。未逾月而季瑩下世，汪氏又續題詩二首，以表緬懷。此十首詩，均由金德樞鈔錄附於卷末，並加跋語：

右《蓮香集》四卷，盛季瑩以贈汪伯序先生。風誼足多。序老先後題詩十章，格調絕似漁洋，誦之神往。頃因原書首尾均闕一葉，假向湖邨舍藏本，屬為鈔補，爰并錄所題詩於後歸之。辛酉重九前二日錢塘金德樞希

30 劉靜等撰：《中文善本古籍流轉沿革：以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所藏中文善本古籍為例》。金新秀譯。見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925/5012220331001314.shtm>。

31 杜少牧：《南國佳人張二喬》，《廣東文獻季刊》第 2 卷第 1 期，頁 60。

32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廣東書畫錄·汪兆鏞詩牘冊》(1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印，1981 年)，頁 216。

農甫識。³³

實則本書前闕卷首《重刻蓮香集序》、《重刻蓮香集總目》、《重刻蓮香集捐刻姓氏》，尾僅止於卷五頁三，頁四以下闕，均經補鈔。書中原闕各字，亦大多補訖。補鈔人書體尚似原刻，對之恍似完璧，洵足珍也。跋語中信息，對下文考證殊為重要，故先為表出。向湖邨舍乃趙藩齋號，趙藩所藏《蓮香集》，今不知落在誰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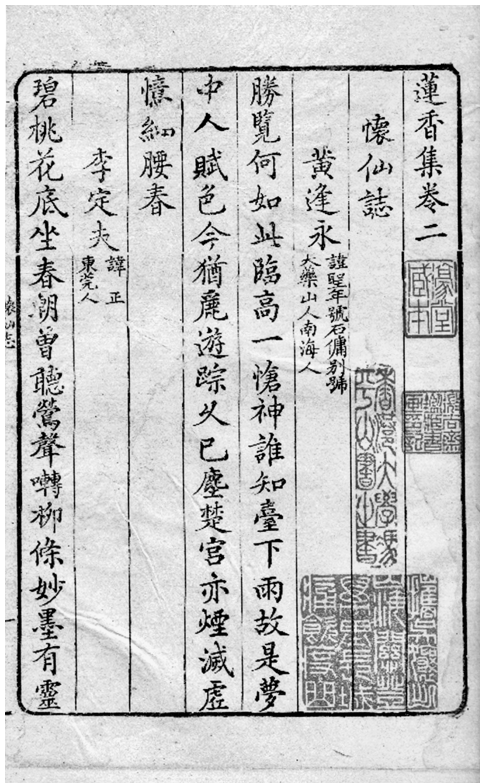


圖 2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汪兆鏞舊藏本蓮香集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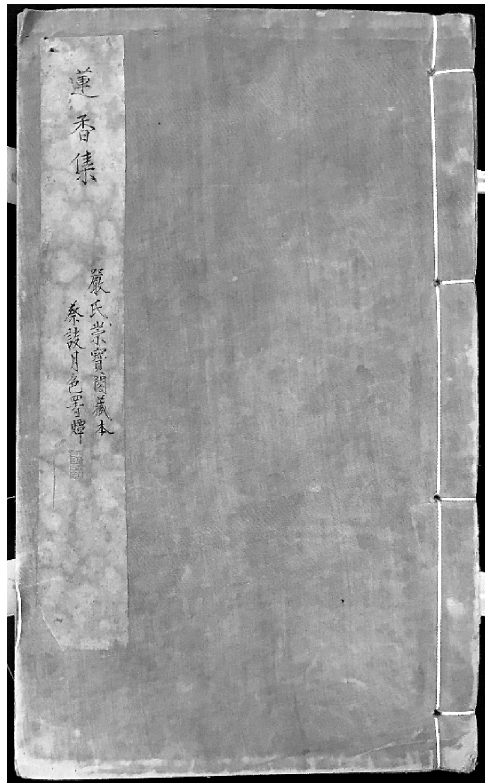


圖 3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嚴氏崇寶閣舊藏本蓮香集書影

(3) 嚴氏崇寶閣本(下稱嚴氏本)

今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1934年甲戌，蔡守、談月色夫婦以之為底本，

33 《蓮香集》(汪氏本)(香港：乾隆三十年重刻本，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卷末。

據潘氏本、汪氏本、黃佛頤藏本手校，當年秋九月二十四日校畢。封面書名《蓮香集》係談月色所題。《廣州大典》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卷》全文影印收錄。

上三種補字本，以汪氏本與胡鈔本最接近，推測汪氏所主要據以補字之向湖邨舍藏本，殆亦乾隆重刻初印本。嚴氏本、蒲阪本補字，多與胡鈔本不同，乃別有所據。

王貴忱(可居)先生云：“弘光元年刊本，昔惟潘和有之，潘氏物故已五十餘年，其藏本不知尚存否？黃蔭普先生之《廣東文獻書目知見錄》(附補篇)，收錄堪稱宏富，但只著錄乾隆三十年重刊本，原刊本恐已無存。”³⁴可老以潘氏本為弘光(實為隆武)初刻本，或受嚴氏本蔡守校記裏“原刻本”三字影響。實則蔡守所謂原刻本，非指隆武原刻，而是相對於曾經手補之本而言。一則筆者後文有考，隆武原刻分前後卷，與乾隆本分四卷附續編一卷不同，如潘氏本係隆武原刻，蔡守不致隻字不提；二則嚴氏本卷五頁六上，原闕三字，補“黎美周”，眉批：“據潘致中藏本補。”³⁵可知潘氏本必係乾隆重刻本，否則何有夫卷五也。且凡嚴氏本據潘氏字所補之字，皆與底本一致，可證潘氏本為乾隆初印本無疑。

三、道光刻本何處尋

黃蔭普《蓮香集與百花冢》一文云尚有道光刻本，“流傳應較多。惜海嶠藏書家無此集耳”。³⁶今則未見公私度藏。蒲阪本曾長期登記為道光刊本，而實亦為乾隆後印本，經筆者去函指出，已改正。

黃蔭普先生又云：“二十餘年前廣州刊行之《南華月刊》所轉載之《蓮香集》，疑出自道光刻本。所景印梁鈞序文，頗有顛倒。各卷序次亦間有互異。

34 王貴忱：《督拓百花冢石刻印》，王貴忱：《可居叢稿(增訂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冊下，頁485。

35 梁鈞重編：《蓮香集》卷5，《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冊16(總冊433)，頁215。

36 黃宇庭：《蓮香集與百花冢》，《藝林叢錄》第三編，頁122。

卷五只載屈大均詩及鈕琇《張麗人傳》，餘悉刪去。”³⁷今按《南華月刊》，1937年胡毅生主編，自第二期迄第四期連載《蓮香集》，仿宋鉛印，但僅連載完原書卷首、目錄及卷一即停刊。《南華》雜誌本影印梁鈺《重刻蓮香集序》，並原書二行爲一行，惟原書第二行“爲麗人張二喬輯其遺稿暨”，反在原書第一行“蓮香集者前明彭孟陽先生”之上，當系照相後拼版不慎所致。其所刊賴俶所摹《張麗人小影》，與西城子題詩合爲一幀，亦賴照相拼版而成。卷一中黎遂球《題辭》不在李廷芳序之前，而在李序之後，當系雜誌編者據《重刻蓮香集總目》而調整。

衡諸現存各刻本《蓮香集》，《南華》本與蒲阪本最近，除明顯誤植之字外，《南華》本僅有二處與蒲阪本不同。一是卷四張喬《寄黎美周》詩，《南華》本目錄中補詩題《答黎美周》，蒲阪本未補；二是卷四《客中夜雨有懷彭孟陽黃虞六黎美周鄭湛若陳喬生諸子》，《南華》本目錄中題作《客中夜雨有懷彭孟陽黃虞六黎美周諸君子》，而蒲阪本未補。蒲阪本卷五頁五以後均闕，鈕琇《張麗人傳》未刊完，以後又補鈔《張麗人傳》半頁，梁靈長、梁東長、陳于吼、羅履先詩，闕陳端修、陳子洪詩未鈔，而《南華》本目錄只到鈕琇《張麗人傳》即止。很可能《南華》本是據蒲阪本原刻部分排印，又自他處補了闕字。黃蔭普先生推測《南華》本係道光刻本，恐無以成立。

然而是否吾人今天已無法得知道光刻本之面目？是又不然。消息即在前述三種補字本及談月色鈔本《蓮香集》中。

1921年，談月色以汪兆鏞、黃佛頤、潘和各藏殘本，鈔成一帙，是爲談鈔本，今藏南開大學圖書館。除談鈔本外，並附蔡守、談月色編《蓮香集外編卷六》，故魏隱儒《書林擷英》著錄爲二冊。³⁸外編係蔡、談所輯乾隆以後詠張麗人、弔百花冢之詩文若干，其實談鈔本僅一冊耳。鈔本高 298 mm，寬 190 mm，內文 25×25 朱格稿紙，版心高 229 mm，寬 160 mm。程大璋題端，署“比丘尼古溶抄本，寒瓊居士藏”，古溶者，談月色還俗前之法名，寒瓊即蔡守號。卷首景印張

37 同上注。

38 魏隱儒：《書林擷英——魏隱儒古籍版本知見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頁 451。

喬詩手跡，張喬詩為《送黎美周北上》“春雨潮頭百尺高”一首，原跡見諸《南園詩社諸子送黎美周北上詩卷》，今藏廣州藝術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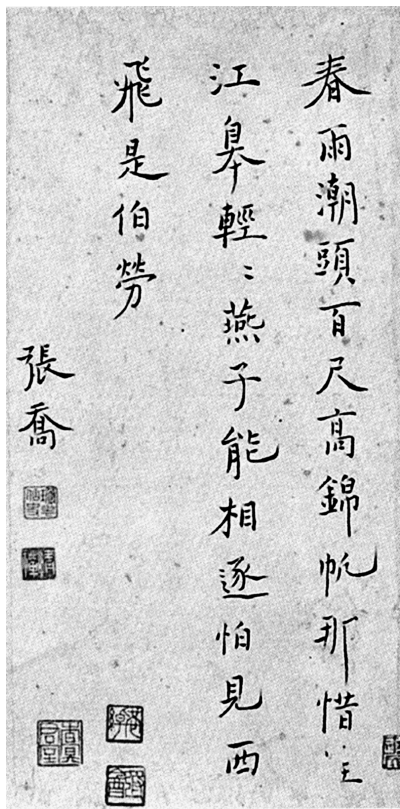


圖4 張喬送黎美周北上詩手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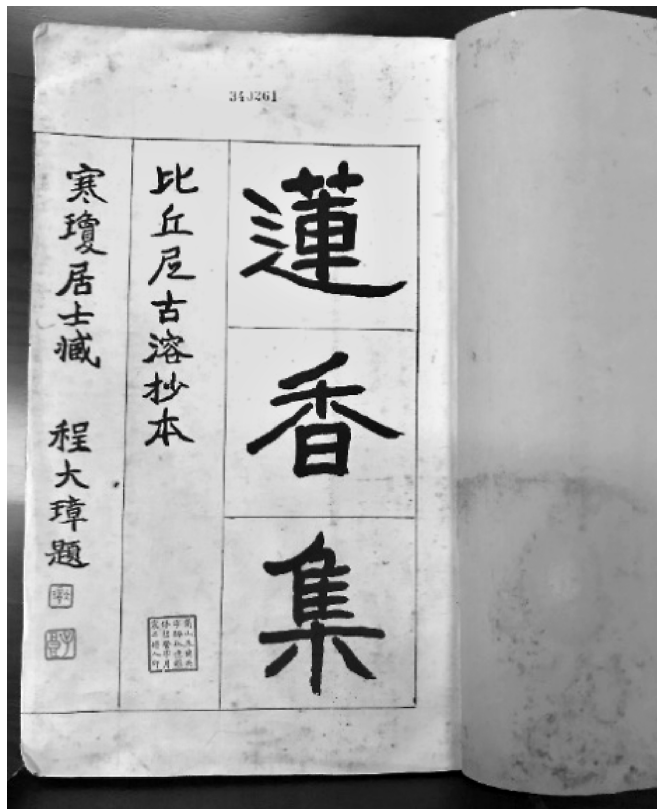


圖5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談月色鈔本蓮香集書影

談鈔本內文順序甚為混亂，可知其並非同時據有三家所藏，從容鈔寫，而是借得一家，先鈔一家。其序目如次：

- 卷一 原序五篇、題辭一篇、紀略一篇、跋一篇、短引一篇、征詩引一篇、墓誌銘一篇、誄文一篇(附蔡守跋語)、山中捐植記(附蔡守跋語)，無卷首暨喬仙遺影、墓圖；
- 卷二 懷仙志；
- 卷三 惻惻吟、小懷仙、幽芳記等，其中惻惻吟百首經先後補鈔，始得完整；

卷四 喬仙遺稿，卷末鈔錄乾隆重刻本卷五陳端修、陳子洪詩三首，跋尾云：“右三詩複刻本在羅石湖詩後，今移鈔於此。”又補鈔卷一之《重刻蓮香集序》，蔡守跋云：“壬申八月廿八夕與月色訪黃慈博，借其黎萃堂摹喬仙遺像本，此序在焉。端次則重刻集捐姓氏。”

卷五 鈔至羅履先詩而止，即乾隆重刻本卷五頁八。校曰：“複刻本羅石湖後，當有陳端修七律二首，陳子洪七律一首。”

此下為跋尾：

乾隆三十年重刻《蓮香集》，版亦散佚久矣。寒瓊縣金市上，求之十餘年弗獲。今假番禺汪憬吾兆鏞、香山黃慈博佛頤、南海潘觶中和各藏殯本，始成全帙。亟屬溶犯暑鈔之。辛酉天貺節寫畢於舊時月色龕。

在跋尾之後，復補鈔卷首《重刻蓮香集捐刻姓氏》，校曰：“刻在梁鈞序次。”此下則鈔趙藩撰《張喬小傳》，又補鈔卷一《西厂子題張麗人抱琴小影》，題注：“此詩草書刻在賴瑞金摹像後。溶志。”“厂”字原鈔為城，校改作厂。按賴倣摹張麗人小影，背後所書二詩，署西城子，黎光所摹喬仙遺影，背後二詩，署作西厂子，雖然，詩之字句全同耳。又補鈔卷一穩道人《墓圖題記》。談月色記曰：“圖續不佳，故不摹，錄其題記於此。”

談鈔本於辛酉天貺節即 1921 年舊曆六月初六日鈔訖，但據前引蔡守跋語，知“壬申(1932)八月廿八夕”，蔡、談復假得黃慈博本，為鈔本更作校補。卷四補鈔原書卷五之陳端修、陳子洪詩，暨卷一之《重刻蓮香集序》；卷五補鈔卷一《西厂子題張麗人抱琴小影》，改“城”為“厂”，暨補鈔卷一穩道人《墓圖題記》，都是因為得睹此本。

既然 1921 年蔡守、談月色已“假番禺汪憬吾兆鏞、香山黃慈博佛頤、南海潘觶中和各藏殯本”，鈔成全帙，何以 1932 年 8 月，還要借黃慈博藏本為鈔本作校補？原來，蔡談夫婦從黃慈博處前後所借者，非是同一本。1921 年所借為殘本，1932 年所借之本，卻係首尾無缺之足本。談鈔本稱之為“黎萃堂摹喬仙遺

像本”，見諸前引談鈔本卷四《重刻蓮香集序》蔡守跋，以及卷一《誄文》後蔡守跋語：

此文後有黎萃堂光摹喬仙遺像。……次為張麗人墓圖，圖前刻“北同青草冢，南似素馨斜。終古芳魂在，依依為漢家。番禺屈大均翁山父題，順德梁鈺補書”。壬申八月廿八夕與月色訪黃慈博，假歸校一過。

故知蔡守於 1932 年假得此本，以校讎談鈔本，1934 年蔡氏持以與嚴氏本相斟者，應亦是此本。

在談鈔本中，有時也稱之為“複刻本”，見於卷四補鈔陳端修、陳子洪詩三首後蔡守所為跋語，及卷五羅履先詩校記。

因蔡、談在談鈔本、嚴氏本中語焉不詳，筆者嘗以為黃慈博僅有一本，但持嚴氏本與談鈔本對勘，矛盾重重。惟先假定黃慈博有兩種版本，且後一版本係未補字之刻本，一切疑滯，方得煥釋。故先作此假定，以 1921 年談月色所見黃慈博藏殘本為黃殘本，以 1932 年以後兩度借閱之全本為黃全本。

而汪氏本雖僅一本，蔡、談所見卻為二本。據談鈔本跋，此書初鈔成，是在辛酉天貺節；而據汪氏本金德樞跋，金氏為汪氏本補帙既訖，時為同年重九前二日。可推定談月色鈔錄之時所見之汪氏本，面目與今日香港大學藏本不同。為便考論，茲以 1921 年天貺節前蔡守、談月色所見之汪氏本為汪前本，1934 年所見經補鈔之汪氏本為汪後本。汪後本相對汪前本，所鈔補者計有：《重刻蓮香集序》、《重刻蓮香集總目》、《重刻蓮香集捐刻姓氏》六頁；卷一第一頁；卷五鈔四至九頁共六頁。本文有時將汪前本與汪後本通稱為汪氏本，則以所缺字未補，無所謂前後之別。

1921 年夏，談氏先假得汪前本，再借得黃殘本、潘氏本，故先據汪前本鈔錄。因汪前本卷首無《重刻蓮香集總目》、《重刻蓮香集捐刻姓氏》，談氏初未抄錄，卷五僅鈔至頁三；後得黃殘本、潘氏本，遂將卷五鈔至頁八羅履先詩終，又將《重刻蓮香集捐刻姓氏》鈔在卷五談月色跋語之後，並加校記：“刻在梁鈺序次。”而在 1932 年，以假得黃全本，遂補鈔《重刻蓮香集序》、陳端修陳子洪詩於

卷四最末空白處。

由談鈔本 1921 年鈔錄情況可知，無論是黃殘本還是潘氏本，至多只到卷五頁八羅履先詩。今存諸刻本中，蒲阪本比汪前本多出《重刻蓮香集捐刻姓氏》二頁，終於卷五羅履先詩，與談鈔本卷五最初亦僅鈔到羅履先詩為止，又將《重刻蓮香集捐刻姓氏》補鈔在卷五談月色跋後相契合。尤可注意者，蒲阪本補鈔羅履先五律四首，第四首“華夫天下士”，末句作“西園示後賢”，與乾隆刻本作“南園示後賢”不同，而談鈔本此句正作“西園示後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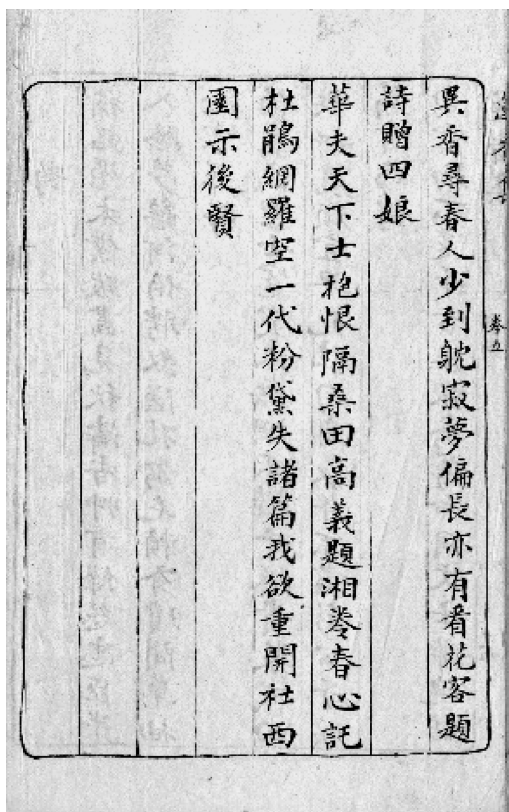


圖 6 蒲阪書樓舊藏本蓮香集卷五補鈔羅履先詩作西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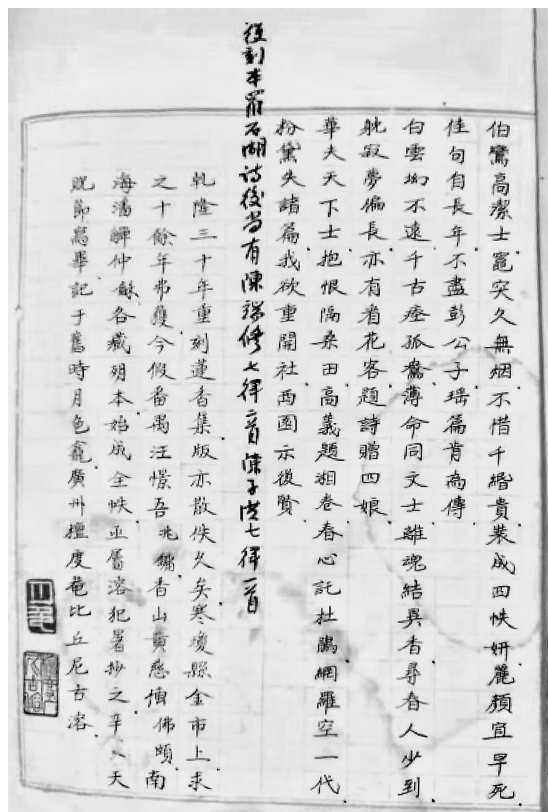


圖 7 談月色鈔本蓮香集卷五據黃殘本鈔羅履先詩鈔作西園

豈蒲阪本即黃殘本歟？校勘結果亦能支持此結論。如底本卷一頁八下，“一片熱恨”，談鈔本作“一片熱忱”，蒲阪本改“恨”為“忱”。卷二頁十四下，

“鄭湛若諱露南海人”，汪氏本未補，談鈔本初補爲“黎遂球美周”，校曰：“原刻削去，今補之。”後括去，再校曰：“前誤補，此乃湛若詩。”蒲阪本補“黎遂球美周”；頁二十一下，“黎美周諱遂球號長齋別號蓮鬚道人番禺人”，談鈔本原作“黎遂球美周”，校：“原刻削去，今補入。”後復改爲與底本同。蒲阪本亦作“黎遂球美周”；頁二十五上，《和黎美周過張喬故居》，談鈔本作《同黎美周過張喬故居》，蒲阪本亦作《同黎美周過張喬故居》；頁三十上，“黎美周”，談鈔本原作“黎遂球美周”，後改爲“黎美周遂球”，校曰：“補書名。”蒲阪本作“黎遂球美周”。《蓮香集》體例，署名皆用姓字，初見之人名，以小字注之諱某，黎美周名諱已見前，故此處不應補“遂球”二小字，蒲阪本誤矣。卷四頁二上，《夏日黎美周招同何石閭馬景冲彭孟陽黃虞六羅子開山園宴集雨後品茶》，談鈔本原作“黎舍人美”，後改。蒲阪本亦作“黎舍人美”；頁六下，《寄黎美周》，談鈔本、蒲阪本皆闕行未補；頁二十四下，《送黎美周北上》，談鈔本、蒲阪本均作《送黎舍人美周》；頁二十五下，《將離曲》，談鈔本增爲《將離曲送李烟客》，校曰：“原刻名削去，今補錄。”蒲阪本亦補“送李烟客”。凡此種種，足證蒲阪本即黃殘本。此書先爲黃慈博所有，後歸姚氏。其性質爲乾隆重刻後印本，而又手補闕字者。1959年10月，陳鐵兒在香港結識黃慈博令公子黃嗣拔，詢之以家藏《蓮香集》下落，云已於日寇廣州時佚去，³⁹其實，佚去者只是1932年後蔡、談所借閱之黃全本，而談氏1921年鈔書時所據之黃殘本，今猶無恙也。

然則黃全本到底是何版本？

蔡守在談鈔本《誄文》後跋云：“圖前刻‘北同青草冢，南似素馨斜。終古芳魂在，依依爲漢家。番禺屈大均翁山父題，順德梁鈺補書’。”可知黃全本墓圖題詩署名“番禺屈大均翁山父題”，是“刻”而非手補（此行乾隆重刻後印本削去），談鈔本又稱該本曰“複刻本”，合理推論黃全本全書皆爲“刻”，不存在手補。在嚴氏本蔡守校語中，“原刻本”一詞凡兩見，一爲嚴氏本卷一頁八上，眉批：“前之署名與其詩如此下之十五字，據汪兆鏞藏原刻本補入。”⁴⁰然汪氏本

39 陳鐵兒：《歌者張麗人》，《廣東文獻季刊》第12卷第1期，頁18。

40 梁鈺重編：《蓮香集》卷1，《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冊16（總冊433），頁154。

“其詩如此”後實未補，僅行末補署“年盟家弟黎遂球題”八字。此處謂據汪兆鏞藏原刻本，必誤。又因底本無此十五字，既然潘氏本為乾隆前印本，也應無此十五字，則此處必據黃全本補，汪兆鏞必為黃慈博之誤；一為嚴氏本卷四頁五下，《寶安舟中黎美周招同李定夫王崇道梁漸子挾諸少年夜泛》，眉批：“據南海潘智琮和藏原刻本補。”⁴¹可知蔡守所云原刻本，均指未經手補而人名不缺之本。

嚴氏本校補與底本相異者，多出黃全本。除《題辭》增補十五字，尚有如下三處：

(1) 底本卷一頁八下“一片熱恨”，嚴氏本改“恨”為“忱”，係依黃全本。⁴²

(2) 卷二頁三十上，《金陵陳都督席上遇溫覺斯……》詩，底本有黎美周之名，後印本闕行。嚴氏本補闕行題名：“黎美周遂球”。眉批：“據汪兆鏞藏本補。寒瓊。”⁴³然遂球二字為汪氏本所無。此處談鈔本原作“黎遂球美周”，後改為“黎美周遂球”，校曰：“補書名。”談鈔本鈔錄順序是先汪氏本、再黃殘本（蒲阪本），最後為潘氏本。汪氏本僅有“黎美周”三字，與底本同；談鈔本原作“黎遂球美周”，係自蒲阪本，又因見黃全本，改作“黎美周遂球”。而嚴氏本當亦據黃全本補，因潘氏本既為乾隆前印本，應與底本一致也。

(3) 底本卷四頁二十四下，《送黎美周北上》，後印本削去詩題，嚴氏本補“送黎舍人美周”。夾批：“據黃慈博佛頤藏本補。”⁴⁴如潘氏本此頁完整不脫，當與底本一致，作《送黎美周北上》，汪後本則補“送黎美周孝廉”，或據卷五屈大均詩序中語臆補。故黃全本必作“送黎舍人美周”。

黃蔭普先生雖提及《蓮香集》尚有道光刊本，但未注明出處，當是嶺南文士相承而云然。他以為《南華》本“疑出自道光刻本”，可知未親見此本。王貴忱先生因往時所得影鈔宋體字刊本《蓮香集》，與中山圖書館所藏乾隆寫刻本不同，亦疑影鈔本係出道光刊本。⁴⁵此本可老舉以贈某君，但已忘受贈者為誰，故

41 梁鈺重編：《蓮香集》卷4，同上注，頁198。

42 梁鈺重編：《蓮香集》卷1，同上注，頁154。

43 梁鈺重編：《蓮香集》卷2，同上注，頁179。

44 梁鈺重編：《蓮香集》卷4，同上注，頁207。

45 王貴忱：《督拓百花冢石刻印》，《可居叢稿（增訂本）》，冊下，頁485。

筆者終不得一觀。但據上述校勘，殆可推定黃全本即道光刊本，可名之曰道光復刻本，與隆武原刻本、乾隆重刻本並為《蓮香集》三大版本。

又以蒲阪本（即黃殘本）與嚴氏本、談鈔本同校，可知蒲阪本補字，大抵依據道光復刻本。如卷一頁八上，底本“一片熱恨”，蒲阪本校“恨”為“忱”；頁八下，嚴氏本末段，據黃全本補“其不負麗人而忍負君父乎彭子行矣”十五字，蒲阪本亦手補之；卷二頁二十一下，《過張喬故居有序》，底本有題名“黎美周諱遂球號長齋別號蓮鬚道人番禺人”，嚴氏本據潘氏本補，與底本一致。而蒲阪本作“黎遂球美周”，當與黃全本同；卷四頁二十四下，《送黎美周北上》，蒲阪本補為“送黎舍人美周”，與嚴氏本據黃全本所補正同。故蒲阪本雖係乾隆重刻後印本，而補字則大多遵循道光復刻本，乃兩種版本之合璧。

乾隆乙酉梁鈞重刻《蓮香集》，已不敢刻黎遂球《題辭》中“其不負麗人而忍負君父乎彭子行矣”等十五字，道光復刻本則獨全之，此為道光本較乾隆本優勝處。但復刻本所補人名，與乾隆重刻初印本也不盡相同，多悖於乾隆本原貌。且復增新誤，此亦覆刻古書之所難免。如黎遂球《題辭》，“彭子一片熱恨”，蔡氏在嚴氏本上校改為“彭子一片熱忱”，即據黃慈博所藏道光本。《歌者張麗人墓誌銘》中“婉悼備極”，傳世乾隆重刻本皆如是，而1934年6月，蔡守校墓誌銘原石拓本，卻說《蓮香集》作“婉悼悲極”，⁴⁶他當時手邊參看之本，只可能是道光本。

四、隆武原刻本之面目

隆武原刻本《蓮香集》雖不可更覓，但考諸文獻，仍可得其大略。關鍵則在陳蘭芝增輯《嶺海名勝記》一書。

《蓮香集》重刻於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五十五年（1790），陳蘭芝增輯《嶺海名勝記》時，卷二《白雲山志》已設百花冢專志。專志卷首有百花冢圖，與

46 寒瓊：《牟軒遺璣·張麗人墓誌（續）》，《香港中興報》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藝術與人生》副刊。

乾隆重刻本冢圖僅繪山水不同,尚多出人物。又刻鄭露題百花冢詩手跡,字作八分,詩云:“蘇小門前惟紫草,王嬙墳外但黃沙。何如粵嶠美人冢,萬樹繁花帶雨斜。”⁴⁷卷內包括:

(1) 百花冢簡介;

(2) 胡平連(按連爲運之誤)《蓮香集序》;

(3) 《〈蓮香集〉偶選》,輯張喬詩三十八題,四十四首,其中《折芙蓉》二首:“嬌嬈蜀錦植庭中。未展繁華卻遇風。挫折亦須憐國色,低枝他日見秋紅。”“從來造物妒英華。不念翩翩夾道遮。任爾東風太無賴,九秋終許散仙花。”情韻風致,均與張喬詩風一致,而不見於乾隆本《蓮香集》;

(4) 《懷仙志》。所選各詩,多見於乾隆本第二卷、第三卷及第五卷,而詩題、人名、籍貫每有不同。勘以乾隆本《蓮香集》,此書多出陳子洪、孫永田、胡紹元三家詩。孫、胡二家詩,陳蘭芝按語云:“此首在《懷仙志》之外搜出,亦圓足,亦秀逸,特取與下集古一首,附刻於末。”⁴⁸可以不論,而多出陳子洪《百花冢》五律一首,陳蘭芝自何處輯得?

又乾隆本《蓮香集》卷二《懷仙志》第一首,黃逢永詩“楚宮亦煙滅”,《嶺海名勝記》作“湮滅”,乾隆本《蓮香集》卷四,張喬五古《遠離曲》首句“遠郎竟何去”,《嶺海名勝記》作“送郎竟何去”,五律《泊彈子磯》,頸聯“人家林杪遠,漁火石梁間”,此作“漁火石梁閒”,五律《夢夢謠呈孟容上座》,尾聯“寄語參修者,人因小悟忙”,此作“人因不悟忙”,並以《嶺海名勝記》所刻爲是。同卷七絕《新秋作》:“山容初瘦月容肥。夜久涼風入翠衣。睡破井梧陰兩葉,半床清夢一聲歸。”陰兩葉不成辭。《嶺海名勝記》作“飛露葉”,意思圓融。凡此,皆可證陳蘭芝輯百花冢專志,所據非乾隆重刻本《蓮香集》,或非僅以乾隆重刻本爲據。

然則陳蘭芝當日所見,究竟是何版本?

先看隆武本之本來面目。一直以來,學者想當然以爲彭孟陽所輯《蓮香

47 陳蘭芝增輯:《嶺海名勝記》卷2,《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三十四輯史部地理類,冊18(總冊227),頁151。

48 同上注,頁164。

集》爲四卷，即乾隆重刻本之前四卷，此說始自羅元煥《粵臺徵雅錄》：

孟陽既以哀詩百十首及喬之遺稿遍示詞人，葬後復營花冢，過而弔者頗衆。於是得詩文漸夥，遂輯爲《蓮香集》四卷，卷一備載序、引、題詞、紀略、墓誌銘、誄、跋等文，及張喬小影、墓圖，並《山中捐植記》；卷二曰諸友《懷仙志》，曰《梅坳題石》，曰《雜詠》，皆諸名流弔悼篇什，而群妓之作亦附焉；卷三則孟陽所賦《惻惻吟》百首，《小懷仙》十首，《和黎美周過張喬故居》二首，而終以《幽芳記》；卷四乃錄喬詩百三十餘首。⁴⁹

然元煥實未親見隆武本《蓮香集》，故復云：“今越百餘年，其書罕有存者。乾隆乙酉，順德梁澧隅鈇獲睹蠹餘舊本，亟手錄而重付剞劂。澧隅既歿，聞其板亦散失云。”⁵⁰此後學者，皆無異辭。實則乾隆重刻本前四卷編排已非隆武本之舊。

乾隆重刻本卷五有陳子洪《讀蓮香集擬訪百花冢》詩，實則陳子洪不止於“擬訪”，他後來終於親至花冢展墓，並作五律《百花冢》一首：

珍重埋香骨，繁花徹嶺明。東風才子恨，春色美人情。薄命難逃劫，遺篇易得名。馬嵬三尺土，終古愧卿卿。⁵¹

《嶺海名勝記·懷仙志》較乾隆重刻本《蓮香集》所多出者即此首。乾隆五十年陳蘭芝選《嶺南風雅》成，卷一已先載此詩，題下有小序，云：

麗人張二喬，美姿容，善詩歌，諸名士社集必與焉。年十九卒，葬于白雲山梅花坳，人植花一本詩一首，呼爲百花冢。輯麗人詩爲前卷，諸名士詩

49 羅元煥：《粵臺徵雅錄·郭二隅廖康樵》，《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冊 29（總冊 446），頁 591。

50 同上注，頁 592。

51 陳蘭芝增輯：《嶺海名勝記》卷 2，《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三十四輯史部地理類，冊 18（總冊 227），頁 160。

爲後卷，名曰《蓮香集》。⁵²

陳子洪當曾親見隆武原刻《蓮香集》，所云“輯麗人詩爲前卷，諸名士詩爲後卷”，與梁麟生《藥房詩稿》卷一《百花冢》詩序所云“後彭輯其吟稿并諸挽詩，付之剞劂，曰《蓮香集》，其遺影、山圖及植花名公姓氏，俱附卷末”，⁵³記載相合。

《蓮香集》序跋諸文亦可證明乾隆重刻本與隆武原刻次序不同之推論。胡平運《蓮香集序》云：“《蓮香集》者，彭子孟陽編麗人張校書遺稿，而附以懷仙諸什也。”⁵⁴曹開遠《蓮香集短引》云：“《蓮香集》者，二喬張較書遺草。出付彭子手較，而命斯名，識遇處也。較書詩懷獨絕，艷魄早凋，零香斷粉，皆成淚譜。語云：蓮心可憐。錄遺草而附諸什，仍其名志痛也。”⁵⁵皆以張喬遺稿爲正編，悼懷諸什爲附編。陳上善《張麗人紀略》云：“訃聞，彭子驚昏愴悼，遣僕馳賻，從厚敦事。報還，於手押緘中，得所訣詩札，捧視洩瀾，幾爲委頓。扶病哭以挽詩，宣悲抒恨，一字一紅冰也。繼而情思所觸，魂夢所交，遂成百詠。友人黎子輩感其事，綴以篇什，勒以志銘，積久成帙，因編遺稿彙諸詩合刻之，以告天下之有情者。”⁵⁶明確記述隆武原刻本成書順序：彭子扶病哭以挽詩→遂成百詠→友人黎子輩感其事，綴以篇什，勒以志銘→因編遺稿彙諸詩合刻之。黎子爲黎遂球，“綴以篇什”指黎遂球等友人所作懷仙詩。“勒以志銘”，指黎遂球所撰墓誌銘。可見附編之中，確以懷仙詩作居前，墓銘等居後，與梁麟生《百花冢》詩序所記相契。朱統鐸《蓮香集序》稱“是夜亟過道人，復從其案上得彭子所編張麗人《蓮香詩》，讀之幽艷婉麗，何啻《比紅》”，⁵⁷是知當《蓮香集》未刻之先，先有獨

52 陳蘭芝選：《嶺海風雅》卷1，《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七輯集部總集類，冊18（總冊493），頁344—345。

53 梁麟生：《藥房詩稿》卷2，《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冊25（總冊442），頁268—269。

54 梁鈺重編：《蓮香集》卷1，《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冊16（總冊433），頁152。

55 同上注，頁158。

56 同上注，頁156。

57 同上注，頁153。

立之《蓮香詩》，以供諸友人緬懷吟詠者。《比紅》即《比紅兒》，唐羅虬爲伎紅兒所作七絕百首，以古之名美人以擬紅兒，謂皆有不如。然則其書且包括彭孟陽《惻惻吟》百絕，否則朱序何來“何啻《比紅》”之語？黎遂球《歌者張麗人墓誌銘》則曰：“余友彭孟陽居中調護，用是知己之感，相得最歡。傷其逝也，編遺稿、集挽章，賦《蓮香詩》百什首，婉悼備極。”⁵⁸據此可確定，孟陽所賦《蓮香詩》不止有《惻惻吟》百絕，尚有《小懷仙》十首，恰符“百什”之數。蓋朱統鐸言《蓮香詩》，兼指張喬詩作及彭孟陽悼亡詩而言，而黎子則專指彭孟陽詩矣。孟陽《徵詩短引》，亦當附於此《蓮香詩》後。以常理論，隆武元年編刻《蓮香集》，亦應以張喬遺稿居前，諸名公哀悼之什置後。

黎遂球《題辭》在乾隆乙酉重刻本總目中，列在原序五篇之後，正文卷一卻夾在序四與序五之間，諒非隆武原刻之面目。此文不長，茲全文引錄：

語曰：忠臣孝子，無非鍾情之至。國變以來，余往見名流中，有擁紅妝笑歌爲樂者。嗟夫！此得爲鍾情人哉！同爲先帝臣子，而冬青莫辨，禾黍滿宮。當斯時也，何鸚鵡喉，非杜宇血？矧復悠悠度日，正恐美如城北徐公，亦將改頭換面。坐上如花人，又安知不抱琵琶、埋青冢？乃徒共作一場醉夢以斷送之。此得爲鍾情人哉？憶數年前，與彭子孟陽，作走馬章臺戲，予固已解結索、拖弓弩、簇菱花、鑄芙蓉，彭子亦慧劍疾揮，威弧奮振，騷激於懷，乃留得斷腸詩，爲張麗人傳。在麗人生爲漢艷，死不汙於風塵，所爲以聲色蠱媚人，而致於忘國家之大難者，俱不任咎。至若彭子，即此一片熱恨，已足爲君父用。余所以望彭子出而運忠孝大節。彭子鍾情人也，其詩如此，其不負麗人，而忍負君父乎？彭子行矣。⁵⁹

通觀全文，感慨激勵，皆爲彭孟陽而發，尤其“騷激於懷，乃留得斷腸詩，爲張麗人傳”，又以“在麗人”“至若彭子”並舉，是知乃并麗人詩與孟陽悼亡詩百

58 同上注，頁 161。

59 同上注，頁 154。末十五字爲蔡守據黃全本補。

什首而論，故隆武本此文應在前卷之首。

而原序五篇中，第五篇李廷芳序與其他四序皆不同，其他四序皆兼張喬詩及諸公憑弔之作而言，惟李廷芳序專言麗人詩，故知五序中，獨李廷芳序專為張喬《蓮香詩》而作。另乾隆重刻本將李明嶽跋置於卷一，亦不合古書通例。明嶽跋云：“已而彭子對月歛歔，似有訴者。出視《蓮香集》詩，概其情事，淒淒黯黯，令讀之者不言而神傷。”知李跋亦專為前卷而作。

尤可注意者，《嶺海名勝記·百花冢》前為《〈蓮香集〉偶選》，後為《懷仙志》，體例與隆武本一致。又羅天尺《五山志林·蓮香集殉葬》云：“其集鏤刻精工，序志皆美周、湛若諸公所作。屈華夫葺《廣東文選》，遍搜無存，靈長寶之有故矣。”⁶⁰湛若是鄭露字，但乾隆重刻本《蓮香集》序志中，無鄭露所作，《嶺海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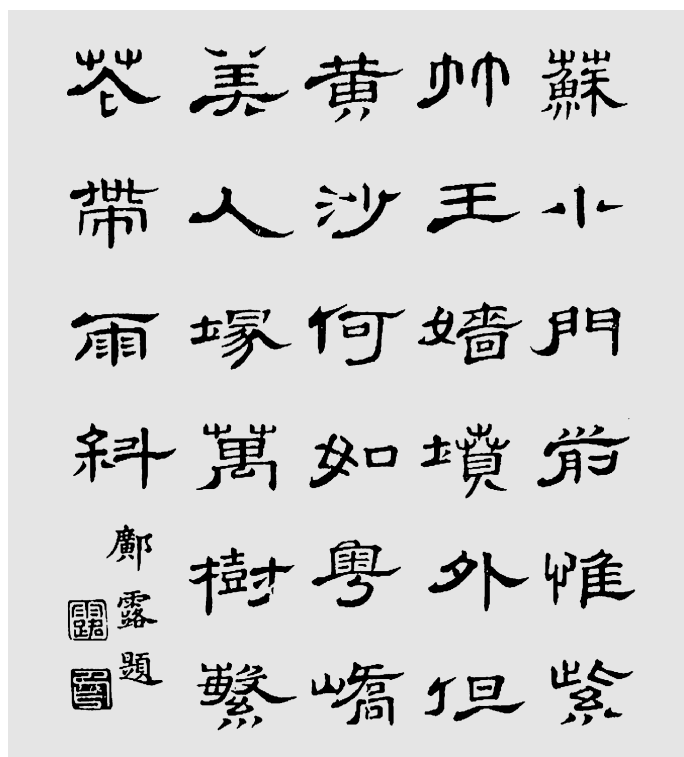


圖 8 陳蘭芝增輯《嶺海名勝記》卷二複刻鄭露詩手跡

60 羅天尺：《五山誌林》卷 2“《蓮香集》殉葬”，《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輯子部小說類，冊 1（總冊 401），頁 444。

勝記》所復刻鄭露詩手跡，或即羅天尺所記“湛若所作”之序志，其確切詩題，則應為《張麗人墓圖》。因乾隆重刻本之墓圖前系屈大均詩，屈詩出諸其《廣東新語·墳語》，非題墓圖之作也。隆武本墓圖前，當為鄭露題詩。

筆者遂據以上材料，推測隆武原刻編目大略如下列：

前卷

題辭一篇 李廷芳序一篇 喬仙遺稿 惻惻吟一百首 小懷仙十首
跋一篇 徵詩引一篇

後卷

序四篇 短引一篇 懷仙志四十二首 梅坳題石三首 惻惻行九首
憶昔行十三首 雜詠五十五首 和黎美周過張喬故居二首 幽芳記十
六首 紀略一篇 墓誌銘一篇 誄文一篇 喬仙遺影 鄭露題詩 墓
圖 捐植記

梁鈺重刻《蓮香集》，目次編排蓋遵其父之意。羅天尺《覽梁二靈長所得麗人張喬蓮香集因用屈華夫先生答龐祖如贈張麗人畫蘭詩韻》其二：

伯鸞高潔士，竈突久無煙。不惜千緡貴，裝成四帙妍。麗顏宜早死，佳句自長年。不盡彭公子，瑤篇肯為傳。⁶¹

梁二靈長即梁麟生，行二。其兄梁法祖，字東長，乾隆重刻本卷五有其《百花冢》詩。本詩頷聯別本亦作“幾費三春力，裝成四帙妍”，⁶²可知重新論列《蓮香集》目次，始自梁麟生。自梁氏父子後，《蓮香集》遂失其本來面目矣。亦正因梁氏父子將後卷四序挪至題辭之前，纔致題辭夾入諸序中，

61 梁鈺重編：《蓮香集》卷5，《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冊16（總冊433），頁216。

62 陳蘭芝增輯：《嶺海名勝記》卷2，《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三十四輯史部地理類，冊18（總冊227），頁159。

體例淆亂。

結合以上諸節,並以該專志與底本對勘,可作一小結如下:

(1) 百花冢專志卷首有鄭露題詩,不見於底本,很可能羅天尺所見隆武本“湛若所作”之序志,即指此詩;

(2) 專志編排體例,前為張喬詩作,後為諸名士《懷仙志》,與隆武本同;

(3) 專志有張喬佚詩《折芙蓉》二首,不見於底本;

(4) 專志中張喬《遠離曲》、《泊彈子磯》、《夢夢謠呈孟容上座》、《新秋作》四首,及黃逢永《懷仙志》詩,無底本之誤;

(5) 專志之《懷仙志》有陳子洪《百花冢》一首,不見於底本;

(6) 專志中黎美周或作黎羽人,或作黎太僕、黎孝廉,而鄭湛若之名一概不缺;

(7) 凡屈華夫均誤作鈕玉樵。

由此可推論:

(1) 當梁麟生尚在之日,陳蘭芝蓋曾借鈔隆武本《蓮香集》,故能收入張喬《折芙蓉》詩,且張喬、黃逢永詩皆無誤字。也因陳蘭芝曾親見隆武本,百花冢專志卷首可以影摹鄭露手跡,且編排體例為前後二卷,前為麗人詩,後為懷仙之什,與隆武原刻本一致而與乾隆重刻本相左;

(2) 專志中凡黎美周之名,皆作黎羽人、黎太僕、黎孝廉,應係陳蘭芝為避禁毀令而改,考黎遂球成仁後三年,始由永曆帝追贈太僕寺卿,故知“太僕”之稱,必非前此四載之隆武本所有;

(3) 梁鈺重刻《蓮香集》,陳蘭芝復據以補鈔,但所見已是刪削人名之後印本,故誤補屈華夫(屈大均)為鈕玉樵,又改華夫為玉樵;

(4) 陳子洪《百花冢》詩,當作於乾隆乙酉後,時重刻本已付梓,陳蘭芝或曾親見其詩稿,故先鈔入《嶺南風雅》,復輯入《嶺海名勝志》。

五、餘 論

《蓮香集》凡經三刻:一、隆武初刻本,二、乾隆重刻本,三、道光複刻本。

此外，楊守敬曾藏日本刻本，今未見。⁶³ 隆武初刻本編定於南明隆武元年乙酉歲末（1646年2月），為本書最早之版本。今雖片楮不存，但仍可據文獻記載，推斷其分為前後二卷，前卷為麗人詩暨彭孟陽悼亡詩百什首，後卷為諸名士懷仙之作，暨紀略、墓誌銘、遺影、山圖、山中捐植記等。

乾隆重刻本係由乾隆間順德梁麟生父子，重新編列序目，分原書為四卷，復增自屈大均以下，至乾隆間文士憑弔張麗人詩文，為第五卷。該版初印本梓行於乾隆三十年乙酉，黎美周、鄭湛若、屈翁山諸名俱存；後印本在原版上挖去諸公姓字，疑在乾隆三十九年。可確定為乾隆重刻初印本者，有陳運彰藏本及潘和所藏殘本，但二書今皆已不見著錄。而幸有忠實於陳運彰藏本之胡鈔本及葉恭綽校補本存世，可窺乾隆重刻初印本全貌。

梁氏父子重新編輯《蓮香集》，非欲故矜奇創，而實託意遙深。隆武原刻本《蓮香集》以張喬為主，以彭孟陽悼亡詩暨諸名士“懷仙”之作附後，是蓋張喬之別集而加附錄耳，讀者先讀前卷中張喬之清詞麗句，再誦彭孟陽詩及後卷廣東文士懷仙憑弔諸什，多生紅顏薄命之喟，卻鮮能感激於忠潔高尚之志。但經梁氏父子重加編輯，《蓮香集》遂變別集為總集（錢海岳《南明史·藝文四》正著錄為總集。⁶⁴），記載明清易代之際，廣東義士遺民忠愍貞烈之志。張喬以一年不足十九之女子，亦遂能與陳子壯、黎遂球、鄭露、王邦畿、黃兆成、陳子升、梁佑

63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傅增湘題字本《觀海堂書目》第6冊桐字號著錄：“《蓮香集》，一本五卷，日本刻本。”湖北省博物館所藏楊守敬《鄰蘇園藏書目錄》夜字號著錄為：“《蓮香集》，一本。”當係同一書。按楊守敬觀海堂藏書，大多歸北京國家圖書館及臺灣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及湖北省博物館亦有一部分，均未見。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本善本書號A03352，係乾隆重刻後印本，書上僅有“光熙所藏”白文印，應為那木都魯·光熙舊藏，而裝為四冊，亦與楊守敬藏書目載為一本者不合。考諸1943年《國立北京圖書館由滬運回中文書籍金石拓本輿圖分類清冊》，曰“《蓮香集》四冊，明彭日貞輯，清乾隆西城草堂刻本”，當即此也。不知日本刻本刻於何時、今在何許？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增補補正版）》搜羅至備，亦無載紀。以上文獻資料分別見楊守敬：《觀海堂書目》（北京：楊氏觀海堂鈔本，國家圖書館藏），冊6，頁29a；湖北省博物館編：《鄰蘇園藏書目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頁6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編：《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匯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冊16，頁668；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增補補正版）》（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

64 錢海岳撰：《南明史》卷14《志第九·藝文四·總集類》（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807。

達、李貞諸南園名士相揖讓。《蓮香集》不止存薄命才女之芳辭秀藻，更是明末南園詩社砥礪氣節之實錄。

梁鈺《重刻蓮香集序》云：“夫二喬，一薄命女子，乃以幽情冷韻，廁席詞壇，玉屑香飛，傾心大雅。使孟陽慷慨義俠之士，批心贈肝，死生不二。而諸先輩亦皆倜儻非常，敦氣誼，重情愫，或為他日仗節死難臣。一時聞聞見見，淋漓酣歌，感動奮發，相與嗟歎於生前，而悲淒於死後，若惟恐其名之不傳、傳之不遠”，⁶⁵備見其闡幽光、發潛志之旨。他為乃父梁麟生所編定之四卷本《蓮香集》，復增卷五為補編，而選擇屈大均晚年居粵所作《龐祖如以張喬美人畫蘭見贈詩以答之有序》組詩冠於卷首，正是欲昭告天下，《蓮香集》所收，皆“忠潔者”（屈詩：“自來忠潔者，香草最情深。”⁶⁶）之作。

清代李繡子黼平《南園詩社行》云：“一代興亡何處見。抗風軒裏詩三變。蒿薤吟成氣慨慷，松桐謠起聲淒戀。文章忠孝兩臻絕，詞人到此開生面。”謂“詩三變”者，言南園詩社經南園前後五子，再至明末十二子也。所謂文化，即是一民族之精神積澱與傳承。南園詩社肇造於元末，孫蕢、王佐、黃哲、李德、趙介結社唱酬於抗風軒，力去宋元風習，以上追三唐為旨歸，稱南園五子。嘉靖中，歐大任、梁有譽、黎民表、吳旦、李時行復結社於此，稱後五子。南園詩社延續至民國，為嶺南綿延數百年文脈所繫，晚明以陳子壯為首之南園十二子，更是“文章忠孝兩臻絕，詞人到此開生面”。屈詩序云：“嗟夫！文忠（陳子壯）忠臣，美周亦忠臣也。喬一女子，而三詩一畫，乃藉二公以傳，喬一何幸而得此。建孟亦有喬所畫蘭一幅，予謂建孟盍題詩其上，並以贈予。予將從戴氏乞取美周所書三詩，并陳中洲給諫（陳子升）之跋，裝演為一大軸，出入提攜，以為吾忘憂瀾忿之一物焉。中洲者，文忠之弟，亦南園社人之一。吾他日復修南園詩社，又將以此為風雅嘉話矣。”⁶⁷羅天尺詩云：“我欲重開社，南園示後賢。”⁶⁸梁鈺為《蓮香集》續編卷五，從清初屈大均一直選到乾隆“當代”，正是要表彰此一綿歷

65 《重刻蓮香集序》，《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冊 16（總冊 433），第 148 頁。

66 梁鈺重編：《蓮香集》卷 5，《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冊 16（總冊 433），頁 214。

67 同上注，頁 213。

68 同上注，頁 216。

不絕之南園精神。

必須指出，在清廷文化專制之高壓下，梁氏父子重刻《蓮香集》時，已不得不改動部分原文。如鄭露所作《張麗人墓圖》詩，被置換為屈大均之作；卷四張喬《將離曲》，隆武本詩題當作《將離曲送李烟客》；烟客復有《畹蘭二章和黃逢永》，⁶⁹為弔張喬之作，而不見於梁氏所刻；前述黎遂球《題辭》一文，梁氏父子不止刪去文末“其不負麗人而忍負君父乎彭子行矣”十五字，正文亦有主動之刪改。此文黎景義《二丸居集選》鈔本卷七《黎美周私傳》引之，文字與乾隆本《蓮香集》頗不同。“名流”作“名士夫”，“改頭換面”作“髡鬢辮髮”，“又安知不抱琵琶、埋青冢”作“又安知不拍胡笳、抱琵琶、埋青冢”，“解結索”作“解絃索”，“死不汙於風塵”作“死不汙於胡塵”，“即此一片熱恨”作“即此一片熱腸”，“出而運忠孝大節”作“出而建忠孝大節”。文末且署“隆武元年除夕”。⁷⁰兩相對照，可知《二丸居集選》所引，當更近於隆武原刻，因反清之意更為顯豁，合於孟陽編此著以告墓請纓之初心也。梁氏父子為保全文獻，不得不對文中“違禁”之處曲加掩飾，其志可欽，其情可憫。本書中其他文字，或仍有遭梁氏父子刪改者，但以文獻無徵，今人恐永難盡悉了。隨著乾隆朝禁燬之令愈嚴，梁氏父子又將書版上黎美周、鄭湛若、屈翁山等名盡皆鏟去，斯亦壯士斷腕之意，未可厚非。

《二丸居集選》不知鈔於何時，前有羅天尺序，疑乾隆中鈔錄。天尺與梁氏父子善，“其不負麗人而忍負君父乎彭子行矣”十五字亦不見於《二丸居集選》，或當時天尺已囑鈔錄者截去。此十五字，當一直在廣東文人中相傳，直至道光復刻本纔得補足。道光復刻本應即據乾隆重刻本而刊刻，不知何人出資刻印，亦不知印於何時，僅知黃慈博曾藏一冊，王貴忱先生舊藏影鈔本《蓮香集》，可能即據該本。乾隆後印本所鏟去之人名，道光本皆予補足，但已非乾隆初印本之舊，如“夏日黎美”道光本補為“黎舍人美”，“送黎美周北上”補為“送黎舍人美周”等，尤其乾隆初印本卷二頁十四下“鄭湛若諱露南海人”，道光本當與蒲阪

69 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編：《全粵詩》（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冊22，頁135。

70 黎景義：《二丸居集選》卷7，《四庫禁燬書叢刊》集16，頁660—661。

本一致,誤作“黎遂球美周”。儘管如此,道光複刻《蓮香集》者無愧為有心之士。廣東文士未被清廷文字獄嚇倒,方文網稍弛,即行刊刻《蓮香集》,補全所闕,以保正守粹,闡揚義烈。亦足證清廷妄圖刪削文獻,清除人民歷史記憶,鬼蜮伎倆,終歸無效。

(作者:深圳大學人文學院 副教授)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蓮香集》(汪氏本)。香港：乾隆三十年重刻本，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
- 《蓮香集》(汪兆鏞題詞，潘飛聲、葉恭綽遞藏)。廣州：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乾隆三十年重刻本。
- 九龍真逸：《勝朝粵東遺民錄》，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遺逸類⑤》。臺北：臺灣明文書局，1985年。
- 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
- 王貴忱：《可居叢稿(增訂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
- 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編：《全粵詩》。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
- 古直：《明張喬百花冢資料輯略》。廣州：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印，1954年。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編：《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
- 任果等纂修：《番禺縣誌》(乾隆三十九年)，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廣東府州縣誌》，冊3。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 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增補補正版)》。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
- 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北京：商務印書館，1941年。
-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胡文楷鈔本《蓮香集》。宗旨藏。
-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廣東書畫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印，1981年。
- 計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陳蘭芝增輯：《嶺海名勝記》，《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三十四輯史部地理類，冊18(總冊227)。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
- 陳蘭芝選：《嶺海風雅》，《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七輯集部總集類，冊18(總冊493)。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
- 孫殿起：《販書偶記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崔弼編,陳際清輯:《白雲越秀二山合誌》,《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三十四輯史部地理類,冊 13(總冊 222)。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年。

梁鈺重編:《蓮香集》,《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冊 16(總冊 433)。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年。

梁麟生:《藥房詩稿》,《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冊 25(總冊 442)。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年。

葉恭綽:《矩園餘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年。

順德市地方誌辦公室點校:《順德縣誌清咸豐民國合訂本》。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 年。

湖北省博物館編:《鄰蘇園藏書目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年。

楊守敬:《觀海堂書目》。北京:楊氏觀海堂鈔本,國家圖書館藏。

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番禺炎黃文化研究會編:《嶺嶠春秋——徐信符研究文獻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黃蔭普先生捐贈“廣東文獻”書目》。中山: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1956 年油印本。

黎景義:《二九居集選》,《四庫禁燬書叢刊》集 16。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

錢海岳撰:《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

魏隱儒:《書林擷英——魏隱儒古籍版本知見錄》。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年。

羅天尺:《五山誌林》,《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輯子部小說類,冊 1(總冊 401)。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年。

羅元煥:《粵臺徵雅錄》,《廣州大典》編輯部:《廣州大典》第五十六輯集部別集類,冊 29(總冊 446)。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年。

二、論文

杜少牧:《南國佳人張二喬》,《廣東文獻季刊》第 2 卷第 1 期,頁 59—62。

陳鐵兒:《歌者張麗人》,《廣東文獻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頁 16—20。

黃宇庭:《蓮香集與百花冢》,《藝林叢錄》第三編。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62 年,頁 120—129。

寒瓊:《牟軒遛瓊·張麗人墓誌(續)》,《香港中興報》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藝術與人生》副刊。

三、拓本

黎遂球：《歌者二喬張麗人墓誌銘》，拓本。廣州：廣東省博物館藏。

四、網絡資源

佚名：《UBC 藏本〈蓮香集〉提要》。<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ode-uQEACAAJ&dq=蓮香集&hl=en&sa=X&ved=0ahUKEwjM7aa-hMbjAhUmQhUIHXHeDVcQ-6AEIMjAD>。

劉靜等撰：《中文善本古籍流轉沿革：以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所藏中文善本古籍為例》。金新秀譯。見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925/5012220331001314.shtm>。

**A Study of the Editions of *Anthology of Lotus Fragrance* by Zhang Liren,
a Singer of the Ming Dynasty**

Jerome Tsu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nthology of Lotus Fragrance* (*Lianxiang ji*) is a collection of poems compiled for the famous singer Zhang Qiao (1615 – 1633) by Peng Rizhen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Longwu Reign-period of the South Ming Dynasty (1645). The anthologized poems feature a common theme of patriotic sentiments, which has been valued for four hundred years. 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is book has long been absent in existing scholarship. In the present essay, we identify three different editions, namely (1) the original Longwu edition, (2) the reprint from the Qianlong reign-period (1736 – 1795), and (3) the re-carved edition from the Daoguang reign-period (1821 – 1850). Both the Longwu and Daoguang editions have been lost. There are two versions of the Qianlong reprinted edition: the first print contains all names, but in the second print some names were removed. Today, only the second print version is extant. This study takes Hu Wenkai's 胡文楷 (ca. 1899 – 1988) handwritten edition as a master copy to reconstruct the original look of the first print version of the Qianlong edition. This work enables us to reconstruct most of the content of the Daoguang edition through a comparison with the Tan Yuese manuscript and the other three later prints, in which the removed names are restored. In addition, through a study of the contents of *Anthology of Lotus Fragrance* and the enlarged version of *Records of Renowned Resorts of Mountains and Seas* by Chen Lanzhi (Qing dynasty), the

present study also infers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Longwu edition are arranged differently from that of the Qianlong edition. Finally,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s that the re-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of *Anthology of Lotus Fragrance* by Liang Linsheng (1899 – 1981) and his son aimed to praise the righteous martyrs of Guangdong during the down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commend “the highest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of the Nanyuan poetry society.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book was reprinted twice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Daoguang eras and some Guangdong intellectuals suffered much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se documents. This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resistance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s cultural suppression.

Keywords: Zhang Qiao, Liang Linsheng, *Anthology of Lotus Fragrance*, edition